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十五回 春闈得意償書債

詩曰：十年口血快隨風，今始欣看著祖鞭。

誰說璞藏無識者？須知鵬化自天然。

簪毫露浥鸞台草，撒燭花開鳳沼蓮。

從此有心皆變赤，聖朝應慶得弘賢。

話說倬然在王公處，倏忽過了新年燈節，卻早二月初旬，王公收拾盤纏，納監之費，三百餘金，催促倬然北上。說道：「先生此去，還該韜藏真姓，不可為人物色。到京後，當替修靜養，奮志圖南。學生在署，佇聽佳音，以慰所望！」倬然道：「謹領清誨，以老先生相愛之情，何以為報！」當日王公設席相餞。席間，口占一絕，以贈倬然。詩云：

鶯花三月赴閩關，柳滿河堤翠滿山，

金闕好將經濟展，青春毋使布衣還。

倬然起謝，亦口占一絕，以酬：

百感難忘獨是君，相逢意氣快如雲。

最憐南浦傷心句，豈羨相如檄蜀文。是夕，賓主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束裝已畢，王公道：「學生有一小僕王彩，在禮部當書辦，住在禮部前。今帶一諭帖去，納監事俱托他料理。」倬然接了諭帖，遂辭別王公，帶了尚義起身。王公親送登舟，分別回署。倬然亦即開船。本船是衙門差船，敢不小心，竟由水路進京。一路曉行夜宿，途中景況，不必多贅。行夠兩月，已抵通州。搬上行李，打發船回，遂僱了牲口進京。入得城中，看帝都之處，另有一番氣象，自然比眾不同。但見：

鳳閣樓台認帝鄉，千門萬戶競趨躄，

西風浙浙涼地，裘馬翩翩勢利場。

應有消魂嗟落魄，自多人叢羨登堂，

相看不解羅浮夢，一任悲歌一任忙。

倬然在順城門外，尋了下來。次日即到禮部前，尋著了王管家，將王公的諭帖付他。王管家看了，說道：「相公不消費心，一應事皆是小人去料理便了。」倬然稱謝道：「如此極感！」別了回寓。次日將納監之費，交托王管家了，果然一月之內，將納監事，措置得停停當當。到監之後，只是在寓讀書，以候場期。但在京中，聽得遍處皆說劉瑾專權壞法，橫行朝野。縉紳大臣，不收其荼毒。因而就有這些諂媚逢迎的，認乾兒拜義父，爭趨其門。倬然聽了，不禁憤憤道：「滿朝臣宰，無非愛身家，惜功名，所以箝口結舌，並無忠烈之腸，為此養成奸黨之勢。可惜我一介書生，徒有忠義之心，不能除奸討惡，若有寸進，豈忍坐視乎！」一腔怒氣，私自感憤不提。

再過幾時，看看場期近了，到了八月初七日，王管家替他在城裡尋了小下處，帶了尚義入城進場。三場畢後，自覺得意，出城候榜。隔了幾日，即是放榜日期，報錄的滿城紛紛不絕。幸喜倬然高高的中了第三名經魁，報到下處。王管家聞知，就來叫喜，打發報錄的。鹿鳴宴罷，參座師，拜同年，忙個不了。即於報上寄書，達知王公。匆匆過了殘冬，時日如梭，又早是會試日期，隨眾進場。且喜場事畢，又高高中了第五名進士，等得殿試，殿了二甲第一，選入詞林。尚義喜個不了，道：「今日方是苦盡甘來！」倬然道：「雅羨王公成就，實出足下之賜。不然，殘喘已斃奸徒之手，豈望中科、中甲乎！以此言之，足下之恩，圖報難盡。」尚義道：「終久還是老爺福大，自然人算計不倒的！」此時就有同年送長班來，收了一介，又有不要身價，情願投充管家的，反央了情，紛紛薦來。倬然笑道：「當奴僕是最下之事，他不圖身價，反請人說合，意欲何為？其心可知！不過欲仗人主之勢，狐假虎威，欺親友、壓鄉里，招搖闖禍，無事興波。若一朝勢敗，彼又別圖新主，重複鳴張。總之，此輩以賣身為生涯，視投主作居停，那裡有個赤心為主之奴！況我是清苦衙門，不但我用不著他，只怕他在此也無味！」遂一概不收。因托王管家訪那老實的，用價買了一個家人，姓張名成，一個小廝，姓蕭名珍兒。此時倬然深念富小姐，並富公夫婦，意欲結假，親往陝西。正在躊躇，適值王公升了刑部左侍郎，倬然免不得要候他一會，因而把結假的事擔擱了。過了幾時，王公到京，相見時，彼此稱賀，共述久闊之懷。倬然即與王公商議，給假之事，王公亦攬掇。次日，倬然即具疏，不想朝廷不准，沒奈何，只得在京供職。意欲打發人去，奈身畔無可去之人，心中甚是委決不下。

且說其時，有個言官戴銳，見劉瑾威權日熾，一時觸憤，便狠狠參了他一本。劉瑾大怒，欲置極刑。王公即具疏申救，方批下旨意：戴銑正法，王守仁廷杖一百，謫貶龍場驛。杖訖，即令起身。此時王公的同年好友，畏懼劉瑾，無敢相薦者，倬然獨送出城，置酒酌別。王公謝道：「承先生不惜功名，挺身相救，得留殘喘。倘此去死於溝壑，有生之年，皆先生所賜。」倬然道：「老先生何出此言，意氣兩字，正在吾輩。況晚〔生〕與老先生之誼，又出尋常，豈惜此一官乎！但恨巨奸當道，舉朝側目，無敢觸其鱗者。晚〔生〕雖不才，不日當特疏陳，劾其奸狀，倘有誅戮，併此微軀，以報聖朝也！」王公道：「先生新進，而懷此忠君愛國之心，學生輩所不及也。善自為之！」兩人說一回，飲一回，說到激烈之處，不覺憤然起來。王公因受杖後，身體狼狽，不能久敘，遂叮嚀作別，灑淚分袂。倬然回宅，次日即草成奏章參劾劉瑾。因對尚義道：「聖怒不測，倘有禍患，乞足下，收我骸骨，足感高誼。」尚義反覆勸阻，倬然道：「人孰無死，只要死得有名。譬如當日不明不白，死於高唐獄中，若今日之死，死亦名香。孔子曰成仁、孟曰收義，讀書一場，豈可不明此理！」主意定了。次日即至通政司掛號，題為奇奸極逆，蔽主欺臣，地慘天愁，民嘆鬼哭，事其略曰：

奸闖劉瑾者，不揣刑餘，竊摻國柄，實官鬻爵，廣收暮夜之金；認子拜孫，悉屬爪牙之輩；以喜怒為榮辱之符，黜陟任其操縱；憑順逆為禍福之權，生殺咸歸掌握；視殿廷若有若無，鬪臣工如奴如僕。方之趙高，威同指鹿；比之王莽，奸更蠶天！而且蓄逆黨，樹甲兵，意欲何為者？若不亟為剿除，則聖祖艱難辛苦之業，竟有不可知之事者矣！

疏上，滿朝為之寒心。卻說內閣楊公一清，見了此本，不勝贊歎道：「從來參劉瑾者，未有如此本之痛快！白面書生，具此膽識，朝廷得人之慶也。」此時楊公亦有意除瑾，知太監張永忠義，密將此本托他呈上御前。皇上覽畢，即赫然震怒，遂敕張永，收瑾降南京奉御。倬然道：「斬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發生！」又狠狠的上了一本，遂降旨將瑾正法。真正歡騰朝野，無一人不稱贊鍾翰林銅肝鐵膽，除此大慙，明朝二百年來，一人而已！倬然道：「除奸鋤逆，臣子之分，何足為異！」此時朝廷以倬然新進書生，反能不畏權勢，有直言敢諫之風，特差河南巡按。旨下，倬然伏闕謝恩。各衙門俱來拜賀，倬然感激聖恩，不敢逗留，朋友相餞不及，一一領情，忙忙的領了敕印，收拾出京。

評：

倬然之救王公，不惜功名，不顧身命，知恩報恩，不愧古人！

又評：

央情充僕，其心自然不良，但目今此風盛行，此輩甚多。（下缺）